

## 內文節錄：

築地魚市場在我的幾個不同時期投入的創作題材中，當是最早，也是截至目前為止歷時最久。約莫是從 1993 年年末迄今，每年幾乎不論公、私的行程赴東京，我總會固定地游移在築地清晨的人群中。因此，對我而言，築地魚市場也可說是若即若離的心靈，似遠卻近的故里。

而是什麼樣的原由，足以成為十七年來的牽引力量，是外在的視覺驚奇，文化差異，口腹之慾，產業窺密，抑或其他？不禁讓我想起，每當友人聽聞我又將前往築地，不是欲言又止的無奈，就是一臉狐疑。

我仔細地思考了這個問題。環繞築地魚市及周邊，初始的視覺驚奇與文化差異，的確是重要的吸引力量，惟能使創作者長期陷入情愫般連結的潛在動能，終究為何？

原來，除了宿命的相逢。

是那股車水馬龍的雜沓，那股節奏分明的旋律，那股瀕臨邊際的擁擠，那股奔騰流竄的人氣，那股狀似粗暴的溫柔，那股耐人品味的匠氣，那股古樸懷舊的風情，那股令人流連的廚藝，那股終生廝守的尊榮，那股勝負立判的快意，那股四通八達的豪情，和那股亂中有序的恣意。

以及那股徐徐吹拂的和風，伴隨著羅斯托波維奇悠揚醇厚的樂章，時而冷冽，時而煦暖，四季交替。

甫過十一點，成群的海鳥不時來回盤旋，冬陽令人倍覺幾許暖意。

我登上市場內的一處停車場俯瞰全景，隅田川上的航道顯得忙碌，市場的人潮，隨著發送作業的接近尾聲逐批散去；遠方的工人正以水柱沖刷場地，雜沓的氛圍轉趨平息。空氣中雖不時飄來夾雜著海風、油氣和魚腥的雜陳五味，倒也令人心曠神怡。

索性我走下階梯，隨著退去的人潮逐步遠離。沿途，拉麵店前人龍排列，路旁的壽司店依舊萬頭鑽動，蔬果店的嘶啞叫賣斷斷續續，運搬車載著一箱箱貨物呼嘯而去，紅燈的十字路口上，行人層層堆積，路旁反對築地遷移的旗幟，兀自淒美地隨風飄逸。

不一會兒光景，信號燈倏然轉綠，我不自覺地邁開腳步，沒入了人群，沒入了回憶，像候鳥般，遷徙。